

# 教育工作者要为国家多想一点

什么样的老师是好老师？在优秀教育工作者眼中，为师传承的不仅是知识，更是为人为学的精神。“一位好老师可以影响100个人，后者再影响100个人，依次接续，那么一代人、两代人、三代人总能够最终改变世界、实现超越。而我们在过程中做的每一件事，都会成为这个伟大历史过程的见证……”日前，复旦大学一批优秀教师代表分享了他们为师的经验和感受。此外节选中国工程院院士闻玉梅和青年教师彭慧胜的文章。这两位教师年龄相差40多岁，对于为师之道却有着共同的感受——

## ■闻玉梅

70年前，我是一名高中的受教育者。70年后的今天，我已从事教育工作几十年。从我受教育以及从事教育工作的经历中，我感受到，也一直认为，教育是光荣、神圣的，也是很多人向往的，更是我们要珍惜的。

教育究竟是什么？我觉得教育首先是教，是传承。不仅是知识和人类文明的传承，还有我们要把为师的品德也传承给学生。所以，为人师长非常不容易。

如果说教是传承，那么育就是育人。就仿佛养育一个小孩，我们要把他慢慢地培养出来，必须慢工出细活。所以我们老师应该给学生滋润的雨水，给他们灿烂的阳光，也要给他们能够承受打击、经历风雨的本事，这样他才可以成为一个坚强的、能够为国家作出贡献的人。我觉得现在我们很多学生经不起打击，只能表扬，甚至一批评，就做不到。这些都是我们教师要重视并且要解决的问题。

同时，身为一位教师，我在教育的过程中，也始终在接受教育，并不断总结。我想我经历过三个阶段：

### 第一个阶段，传承。

我是医学院教师，我们的学生未来承担着救死扶伤，为人民服务的重任。我们首先要把老一辈高超的本领、对病人的关心传承下去。这就是第一阶段。

### 第二个阶段，突破。

所谓突破，意味着我们不能只沉浸在过去的成就中。我们应该做



一点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

说起来很简单，我做了什么呢？还记得，当时我被要求申请担任博士生导师。我自己是上世纪50年代被培养出来的人，当时没有博士体制，我们也不知道博士生培养是怎么回事。如何做博士生导师呢？可是当时，我觉得国家需要，我们就要做我们没有做过的事情。所以我就去向老一辈的老师学习，向国外的博士生导师学习。慢慢也培养出了一批很好的博士生。

再比如，培养高层次人才，必须

要有基地。1986年我们申请卫生部医学分子病毒重点实验室，侯云德——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在北京建了一个病毒实验室，我们在上海也要建一个。当时卫生部问我，你要不要跟他合办，我说不能合办，跟他合办，就没有我们了，他太强了。我们慢慢从头开始。从卫生部的、教委的重点实验室发展至今，我们自己的医学分子病毒实验室也在国际上有一定地位了，这就是突破。要培养高层次人才，就必须要有这样的突破。

### 第三个阶段，升华。

每一个老师都可以被比喻成一条蚕，独自作茧，然后再不断突破。但不论怎样，我们永远都要国家和人民想得深一点，更远一点，凡是国家和人民需要教育工作者做的，我们就要承担起来。

2013年到现在，我们新开了人文医学课程。之所以开这门课程，是因为当时的医患矛盾很多，甚至医生要戴安全帽上班。我认为这很不正常，其中原因既有大众对医生不了解，也有医生在治病救人的过程中，聚焦了科学和技术，而忽视了人文关怀。于是我向学校提出，开一门医学人文课程，这样既培养我们医学生的人文情怀，也能让更多的人理解医生。第一次开课时，来了二十多位学生，虽然不多，但是我非常高兴，因为这些学生中有来自法律系、经济系的，还有新闻系的，他们都来学这门课。

现在这门课有更多的老师参加教学，并且还成为网络传播的热门课程。截至目前为止，累计有四百多所学校十多万多名学生选了这门课。而且，这些学生选这门课不只是为了听听讲座而已，还要经过严格的考试，最后获得学分。

我说这些事，并非是我自己了不起。我只是想说，我们身为教师，要为国家多想一点。

近年，老龄化越来越成为国家重视的问题。今年，我86岁，也进入了老龄阶段。于是我会思考，我们究竟该如何解决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所以我们又开始从事老年医学研究。我们提出，国家不单单要考虑养老问题，还有“医老”问题，要实现健康老龄化，现在国家也采纳了。

最近我又考虑到，身体健康得到重视了，精神健康更应该得到关注。特别是现在，连小学生都压力很大。如何使心理卫生和精神健康，与身体健康并重？现在我们在进行研究，并有相关建议。

总之，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能够带来的影响是无限的。只要生命还在延续，我们在教育的这条道路上，永无止境。

（作者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教授）

# 一流科研源自一流人才

## 硬件固然重要，但关键是具有原创思想的导师和学生

## ■彭慧胜

在担任教师的11年中，我一直在思考，具备什么样潜质的学生，未来才能做出一流的工作，或者我们该如何培养一流的人才？

2000年我加入了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江明老师课题组攻读研究生，导师是陈道勇老师。当时我有一个深刻的印象，那就是查找英文文献非常麻烦。因为没有版权，向图书馆申请后，要等很长时间才能获得论文全文。

而且，实验设备都比较陈旧，预约也很困难，经常需要等待几周。

2003年从复旦硕士毕业后，我决定先去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再回国做教师。因为我非常想去看看发达国家如何培养人才、如何做研究。

去了后，我发现美国的实验室硬件设施确实很先进，效率也很高。2006年我博士毕业，获得了去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研究的机会，开始相对独立的工作。

但是在这个国家实验室，我的工作卡是鲜艳的红色，时刻提醒着我我是中国人，虽然这里的设备和资讯都很发达，绝大部分实验室我却无权进入。

正是在这里，我深刻意识到，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也正是在这里，我更加体会到，为什么要爱国，如何爱国。

所以，当我的导师江老师和陈老师告诉我，复旦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取得了巨大发展时，我毫不犹豫地回到复旦工作。

2008年10月我回来后发现，离开短短五年多，复旦大学就拥有了绝大部分科研数据库，可以随时下载全文，我们也几乎拥有了与世界最好科研单位媲美的表征设备，具备了从事一流研究的平台条件。中国大学在硬件建设上的优异成绩，也反映了我们国家在高等教育方面的投入以及所获的巨大成功。

但很快我也发现，要做一流的研究工作，硬件设施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人，是能产生原创性想法的导师和学生。所以，做一流的研究和培养一流的人才，是相辅相成的两个重要方面。

我想，一流人才包括很多方面，比如要有胆识，敢于啃硬骨头，要破解最重要和最难的问题，而不是跟随别人。又比如理科类研究者，需要加强人文修养。科学和艺术有很多相似之处，都需要培养灵感和直觉，才能解答最重要的问题。

我非常渴望，能在自己的实验室做出改变世界的成果，或者培养出改变世界的学生。我明确告诉学生，这是我们的梦想。目前我们还没有做到，但我们绝不放弃！

我觉得这是做教师最吸引人之处，因为我们有可能改变世界。

作为经历了国家巨变和民族复兴的年轻一代，我们感谢这个时代。我们更有责任和义务，将前辈奋斗来的一切更好地传承给下一代。不但是教书育人的工作能力，更是实现中国梦宏伟蓝图的精神情怀。

（作者为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教授）

# 把握选书标准，在亲子阅读中收获快乐

## ■李邴

从比较粗略的层面，我们可以把童书阅读分成两个年龄段：一是0-6岁的学前阶段，以绘本为主；另一个是7-12岁，以绘本、桥梁书作为过渡，以文字书为主。超过12岁的孩子，则会在心理上产生渴望被当成大人的愿望，排斥“童书”的概念，倾向于阅读更具思想性和专业性的书籍。

0-99岁，但是不同年龄段孩子的阅读内容，重叠并不太多。在日益重视亲子阅读的今天，挑选书目是否还有统一的具体标准？

如果掌握好下面几个标准，就一定可以把握亲子阅读书目选择的方向。

## 对儿童来说，选书的首要标准是好玩，童书的好玩体现为无意义、想象力和幽默感

阅读应该是快乐的，状态是放松的。亲子阅读不仅是童年美好记忆的一部分，也是孩童的陪伴者——家长重新回归单纯世界的途径。

童书的好玩，首先体现为无意义。不追求任何教化目的，完全摆脱功利的童书最受孩子欢迎。

很多时候，成人无法理解孩子为何会要求一遍一遍讲述《圆白菜小弟》《阴天有时下肉丸》这样的绘本，甚至会质疑，这到底有什么意义？

的确，童书中有一类就是无意义，甚至看上去荒诞无聊。《打破杯子的鼠小弟》系列绘本就是这样的书，将孩子那种天真、好奇、善良、游戏的状态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孩子也可以从中获得无限的阅读乐趣。在文字书中，刘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也是致力于打破以启蒙为宗旨的儿童文学传统，以丰富的想象、离奇的情节赢得孩子的心。可以说，走进儿童的世界，就要从“无意义”的书本开始。

童书的好玩，还体现为想像力。厌倦了平淡如水的日常生活，童书以幻想的方式架构出新世界，可以开阔孩子的视野和精神世界。而就日常生活而言，一切突破常规的情节走向，也是创新出奇的亮点所在，可以帮助孩子跳脱思维定式的藩篱，培养创造性思维。

从绘本的角度来说，克罗格特·约翰逊的《阿罗有枝彩色笔》系列就是如此，小男孩阿罗用一枝紫色的蜡笔边想边画，上天入地自由自在，以一种自信、安全的状态营造出浩大的内

心王国。

而文字书里，米切尔·恩德的《永远讲不完的故事》情节曲折生动，书中场景奇幻瑰丽，令人叹为观止。在小说的每一章结束时，又都以“不过，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以后再讲”来结束，如果读者顺着这句话继续想象并写作，真的就会让这本书成为永远讲不完的故事。

童书的好玩，更体现为幽默感。幽默感不是单纯搞笑，而是戏剧化的“开脑洞”“抖包袱”，童书成了一座“纸上剧场”，孩子在阅读过程中收获快乐和放松。佩特·哈里斯的绘本《母鸡萝丝去散步》，双线并行，文字是母鸡的视角，画面则是狐狸的视角。成人看到的是平淡的散步故事，孩子却能看到惊心动魄的几次偷袭。结果自然有惊无险，狐狸偷鸡不成狼狽逃窜，既满足了刺激感，又充满娱乐性。

幽默感还来自于对待困境的态度，即使在最严峻的形势之下，用一种乐观的精神一笑置之，这其实是一种更大的勇敢，将会启发孩子如何更好地面对挫折和困境。罗尔德·达尔的文字书《女巫》中，小男孩被女巫变成了小老鼠，如何与年老体弱的外婆一起打败女巫，本身就是一个很吸引人的故事。而故事的结尾更出人意料，虽然女巫被打败了，但是小男孩依旧是小老鼠的样子，但是因为有了精气神十足的外婆在，他们把接下来的日子继续变成一场好玩的“游戏”，这样乐观的故事让孩子开怀大笑，最后又会被感动到流泪。

阅读的重要性，在当下，已无需再讨论。但是，如何为孩子选书？选什么书？如何让孩子爱上读书？男孩和女孩的书籍有何不同？……这都是很多家长的困惑。复旦大学附属中学语文高级教师李邴从阅读对孩子语文素养的角度告诉你，家长究竟该如何选书。

## 第二个标准是多样，兼顾家长的眼光与孩子需求

阅读，一方面是为了让我们更多地了解这个世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更加宽容地看待这个世界。所以这种多样性，首先表现为内容题材的多样性兼顾。

我们一谈起阅读，第一反应就是文学作品，其实不然。童书固然以故事为基础，但内容可以涉及很多方面。自然、动物、科学、艺术、历史，都在童书选择范围之内。从《神奇校车》的趣味知识，DK系列百科图鉴的包罗万象到《西顿野生动物集》的广袤天地，再到散文，精彩纷呈的大千世界渐次在孩子眼前展开，这才是真正全面的阅读。

多样性，其实也是人群类型和文化的多样性兼顾。我们常常囿于自身的局限，无法全面了解世界的真相。

《地图·人文版》带我们坐地日行八万里，爱玛·戴蒙的“各种各样系列”翻翻书，则分别从各种各样的人、身体、感觉、工具、房屋、交通工具六个角度分别展现世界万物的丰富性，给孩子极强的新鲜感，满足他们探索的乐趣，可以让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慢慢体会。

## 第三个标准是专业，学会使用奖项、工具书两个“拐杖”

我们经常希望得到一个推荐阅读的书单，殊不知早已经有专家为我们把好了关。想要找好书，需要有两个“拐杖”，一个是各大奖项，一个是工具书。

美国的纽伯瑞儿童文学奖和凯迪克奖，大家都很熟悉了。绘本《100万只猫》和文字书《夏洛的网》《时代广场的蟋蟀》，以及《让路给小鸭子》《疯狂星期二》《这不是我的帽子》都是这两个奖项的代表作品。

英国凯特·格林纳威奖的获得者并不限于英国人，气势和格局更大，虽然颁给绘本，图文整合也是重要考量标准。《和甘伯伯去游河》《大猩猩》是其中的优秀作品代表。

国际儿童读物联盟设立的国际安徒生奖两年评选一次，是作家奖而非作品奖，用于表彰该作家一生的文学贡献，从作家奖的角度看，1958获奖的瑞典作家阿斯特丽德·林格伦的代表作是《长袜子皮皮》，1970获奖的意大利作家贾尼·罗大里代表作为《洋葱头历险记》，2018获奖的日本作家角野荣子代表作为《魔女的宅急便》。而插画奖的获奖名单更是精彩，1970年获奖的莫里斯·桑达克代表作为《野兽国》，1972年获奖的依卜·斯旁·奥尔森的代表作为《月光男孩》，1990年获奖的莉丝白·茨威格代表作为《拇指姑娘》《胡桃夹子》《爱丽丝漫游

仙境》……我们完全可以放心地投入到以上作家的作品海洋中去，因为安徒生奖肯定了他们一生对童书的贡献。

除了国际知名奖项之外，社会组织的各种榜单也值得参考，就国内而言，比如魔法童书会自2015年起，每年都会进行“妈妈眼中的中国原创好童书”评选活动，就是由民间评委独立推荐，把眼光聚焦在每一年中国原创童书的新书佳作，鼓励原创、寻找童书创作的“中国味”。再比如亲近母语研究院自2001年起，每年修订推出的《中国小学生分级阅读书目》，内容涉及文学和人文社科等多个方面，都可以作为参考。

而工具书，在阐述儿童文学理论的同时，一定会对经典作品作深入分析，如果我们按图索骥，就能发现海量好书。松居直的《幸福的种子》《如何给孩子读绘本》，彭懿的《图画书阅读与经典》《世界儿童文学阅读与经典》《幻想文学阅读与经典》避免了纯学术的艰深，都是家长值得收藏的经典理论书籍。

可以说这些奖项和工具书，不仅解决了读什么的问题，还解决了怎么读的问题，能够让我们手中的童书真正物尽其用。

虽然市面上书单不计其数，但是家长在选择书籍的时候，仍然要明确一点：阅读本身是一件无功利的事情，每一本书都会在适当的时候与孩子相遇，相信把握住上述三个标准，亲子童书阅读一定能够收获快乐，埋下幸福的种子。

（作者系复旦大学附属中学语文高级教师）

本版图片：视觉中国

